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十回 詞客哀時且未還

四日一早，眾人兵分兩路，錢昆率領空虛四兄弟暗中潛往。衣紅等一行五人駕著飛雲梭，光明正大地拜山赴約。飛雲梭順著地形，一路由太平洋經過南亞大陸，再提至三千公尺，越過橫斷山脈，最後飛到八千公尺的高空，越過西藏廣大無垠的高原，來到崑崙山。

在數千公尺的高空上俯瞰大地，那貫穿東西的山脈，積雪深覆，黑白相間，峻嶒嶙峋。往北地勢較緩，平湖如鏡，散佈在高原之間。群山之南是高達千丈的天塹，在陽光的蔭照下，一片灰黑，消逝於無涯。

杏娃說：「我們已經到朱仁的山峰了，要不要下降？」

衣紅眼尖，看到前面延伸的山勢，在極遠處突然像被刀切了一塊般，再過去就空蕩蕩的，什麼都看不到。她立刻說：「不急！我想到前面看一看。」

杏娃說：「看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片空地怎麼那樣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什麼好看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好看！」

杏娃說：「時間快到了，下去吧！」

衣紅覺得奇怪，說：「妳急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正事，當然急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紅妹！正事辦完了再說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一點都不好奇？」

文祥說：「有什麼好奇怪的？山就是山。」

衣紅說：「水就是水！對吧？老夫子！」

說時，飛雲梭已經下降到兩山夾峙的一個寬谷之間。正下方一峰獨聳，峰頂有一片懸空的平台，上面旌旗招展，已有十餘人列隊等待。

衣紅見了，高興地說：「看！我們面子不小呢！」

文祥說：「顯然朱仁已有防備，紅妹還是小心為是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怕什麼？有杏娃在，我們不過是來看熱鬧的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太得意，我發覺這山有點邪門。」

衣紅說：「對妳來說，什麼不邪門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盡然，這山既沒有磁場，又沒有電場，卻有個什麼場存在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在繞口令吧，什麼場不場的？這山有雪場！」

這時飛雲梭已經降落在平台上，一位身著黑衫黑褲的壯漢，馬上趨前道：「奉洞主之命，小人在此恭候諸位大駕！」

文祥等人魚貫下梭，這裡風勢不大，也不覺得寒冷。衣紅一眼就看到洞口幾個大字：「哎呀！這是道家七十二洞天之一！是神仙之地！」

「小妮子有眼光！」朱仁一身鮮紅，施施然由洞中出來。

「欺負我不懂是吧？什麼有眼光！那上面明明寫的有。」

朱仁笑容可掬的說：「我是指最後一句。」

衣紅也笑說：「那是指我們！」

朱仁顧左右而言他：「當局的機器大軍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些無機物？有什麼用！」

朱仁往平台深處一指，說：「五位高人，請上坐！」

衣紅還忘不了朱仁賣弄莊子的一幕，向他微笑道：「吾守形而忘身，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，且吾聞諸夫子曰：入其俗，從其俗！」

朱仁立刻接口道：「今爾游於雕陵而忘爾身，異雀感爾穎，游於栗林而忘真。栗林虞人以爾為戮，爾所以不庭也。」

衣紅是引用〈山木篇〉的一段，莊子上雕陵果園遊玩，有一隻鵲碰到莊子的頭，又飛入栗林中。莊子追入栗園，擬用彈弓射之，卻見那鳥原來是為了捕捉一隻螳螂，而此刻該螳螂正忙於捕蟬。莊子見了，恍然說：「物固相累，二類相召也！」

莊子見狀，感慨萬千，丟了彈弓就往回走，果園主人以為莊子是偷栗者，在他身後大聲叫罵。莊子回去後，三日閉門不出。弟子問他原因，莊子回答的第一段就是衣紅所引的，原意是說：

我太重視外表而忽略了本體，看到濁水就懷念清淵，我聽孔夫子說過入境要隨俗。

古文之妙，存乎一心。這句話到了衣紅口中，卻相當於說：我是潔身自愛的人，見不得污濁的事，只因孔夫子說入境隨俗，今日只好從俗了。

朱仁改得更妙，他所說的「爾」在原文皆係「吾」，也是莊子答弟子之言。朱仁一律改成第二人稱，意義就大大不同了。原意為：

我在雕陵遊玩時忘了自己，有隻鵲碰到了我的額頭。我一時興起，闖進了那不該進去的栗林，結果被林園管理人誤會，以為我有什麼不良企圖，所以在此閉門思過。

朱仁改成：妳在遊玩時太投入了，碰到一隻朱雀妳就闖進這裡，結果會被人羞辱，今後妳將要閉門思過了。

衣紅聽了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看你金髮碧眼，倒是黃心古服。」

朱仁也哈哈大笑：「蘭質蕙心，只可惜孤燈苦月！」

衣紅發覺心上一動，知道朱仁正運用意識心法。她立刻心神一定，淡淡一笑，說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

朱仁反問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」

衣紅拍掌而笑，說：「別賣弄了！既知我之樂！何來苦月？」

朱仁一楞，沒想到只顧賣弄文彩，卻落入衣紅的陷阱，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。

他們倆針鋒相對之際，門內走出兩個人來，正是火星船上遇到的孔無咎和紀來之。孔無咎一見是文祥與衣紅等人，呆了一呆，大叫：「原來是你們！」

文祥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孔兄大好！」

孔無咎說：「不好不好！世風日衰，吾道不興矣！」

這時洞中又出來幾個人，賓主相互見禮。於是眾人隨朱仁入洞安坐，機器人立即送上飲料點心。

紀來之不論對誰，只領首作禮，狀甚傲慢。他對朱仁說：「洞主休被彼等所惑！妖女不知亡國恨，隔山猶唱後庭花！」此是明責衣紅為電腦當局效忠，這兩句引用唐朝杜牧的七絕〈泊秦淮〉，原詩為：

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
「夜泊秦淮近酒家；
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
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」

這是作者在唐朝衰世，詠嘆國勢不再之悲情。某次他夜泊秦淮，看到岸上的酒家門前熙來攘往，人們紙醉金迷，讓他心痛異常。酒女無知無識，不知國之將亡，一個個詠唱陳後主的亡國之音〈玉樹後庭花〉。該詞中有「玉樹後庭花，花開不復久」等語，雖是述景，亦係讖詞。

紀來之把商女改成妖女，言下對衣紅的投靠當局極為不齒。

衣紅豈肯示弱，立刻迎頭痛擊：

「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，
「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」

這裡引了曹操〈短歌行〉最後四句，詩意雖淺顯，難得的是恰中要害。衣紅告訴紀來之，你弄錯時代了，現在可不是積弱不振的五代，而是伐紂滅商周公輔政的盛世。「山不厭高」兩句蛻自《管子》：「海不辭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辭土，故能成其高；明主不厭人，故能成其眾。」曹操的重點在最後兩句，更以周公吐哺點明。

衣紅是說，因為當局能禮賢下士，察納雅言，所以我衣紅才站出來。現在天下都已歸心，是俊傑便該為當局效力。

紀來之哼了一聲，拿起桌上的高腳杯，說：

「渴不飲盜泉水，熱不息惡木陰。
「惡木豈無枝？志士多苦心。」

這是陸機的〈猛虎行〉，他引來反駁衣紅，說你才沒有搞清楚，電腦當政，盜了人類的大權，這算什麼治世？我是有志之人，自然要潔身自愛，這種苦心不是你能懂的。

盜泉是水名，《尸子》載孔子過盜泉，因惡其名，雖渴而不飲。惡木語出《管子》：「夫士懷耿介之心，不蔭惡木之枝。」

衣紅見紀來之舉杯將飲，靈機一動，笑道：

「且休落魄貪酒杯，
「更莫猖狂愛詠詩；
「今日捉將官裡去，
「這回斷送老頭皮。」

這詩引得有意思，孔無咎與紀來之不由得莞爾。蘇軾因「烏台詩案」在湖州州衙被捕，夫人趕來相會，啼泣不已。東坡只好講故事給太太聽，他說真宗還都時，沿途尋訪天下隱士，知有杞人楊朴為賢者，便請他來朝相見。皇上問他臨來時可有人贈詩？楊朴說只有太太送了我一首詩，便把上面這首唸了一遍，皇上大笑，放他回山去了。

衣紅引此詩又轉一層，她看紀來之喝酒又吟詩的，自然要恐嚇他，再猖狂下去，當局就要抓他去砍頭了。她在詩詞造詣上自然不能與孔、紀等詩棍相比擬，雖愛讀詩，可是詩有千百萬首，不像《莊子》只有一本。所以她背得上來的不是新奇的警句，便是字數最少的五、七絕，雖如此，還能和紀來之打個平手。

孔無咎也不甘寂寞，馬上引了東坡的〈卜算子〉：

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，
「誰見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
「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，
「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」

遍尋中國詩詞，大概沒有比這闕詞更能讓落魄文人自抬身價的了。這時蘇軾方出御史臺獄，貶謫至黃州，還被限制出境，甫歷大劫，心成驚弓鳥，遂做出這首不似往日悟道灑脫的絕詞。孔無咎引來自況有所不為的高潔之士，衣紅聽了不禁點頭。幸而她腦筋轉得快，拍手笑道：

「朝見黃牛，暮見黃牛，
「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」

衣紅說你算什麼孤芳自賞，不過是牛性不改罷了！我早上看到你是頭牛，晚上看到你還是頭牛，三天三夜過了，我口水都講乾了，你依然故我，看來我是在對牛彈琴了。

誰知杏娃在衣紅耳邊說：「衣紅，你離題了，這黃牛不是那黃牛。」

原來衣紅雖用了《水經注》所載的〈三峽謠〉，她取的卻是字面的意思，難怪杏娃遍查資料庫注解都不見有此說法。此謠描寫沿江湖峽的艱苦，經上注解道：「峽中有灘名曰黃牛，巖石既高，江湍紆迴，雖途經信宿，猶望見之。」

衣紅緊盯著紀來之和孔無咎，隨時準備反擊，沒有辦法分神理會杏娃。

紀來之轉守為攻，祭出劉秉忠的小令〈乾荷葉〉：

「南高峰，北高峰，慘淡煙霞洞。
「宋高宗，一場空，吳山依舊酒旗風，兩度江南夢。」

此為詠西湖之作，西湖三面環山，有南北高峰對峙，煙霞洞在南高峰下。宋高宗趙構是徽宗第九個兒子，徽宗被擄後嗣位。初都建康，後遷至臨安，兩處皆在江南，故云兩度江南夢。紀來之要衣紅記住歷史教訓，天下沒有永恆的勝者，今天當局不可一世，到頭來不免於一場空！

衣紅微微一笑，說：「縱然是一場夢也要認真的做！仔細聽了！

「黃金不惜買蛾眉，
「揀得生花三四枝；
「歌舞教成心力盡，
「一朝身去不相隨。」

衣紅用了這個典故，真要叫孔、紀兩人無地自容了。原來唐朝時徐州尚書張愔有一個小妾關盼盼，不但姿色姣好，技藝也出眾，張愔寵愛無已。尚書逝世後，盼盼感其恩德，便遷居到尚書舊第內的燕子樓，獨守空閨十餘載。白居易作這首〈感故張僕射諸妓〉，盼盼看了以後，知道大詩人在諷刺自己，作詩答曰：「自守空房恨敵眉，形同春後牡丹枝，舍人不會人深意，訝道泉臺不去隨。」遂絕食而死。

既然前朝待你如此之好，養你成人，教你誦詩。如今改朝換代了，難道不知道士為知己者死，莫非你連一個唱歌的小妾都不如？

孔無咎馬上回道：

「子房未虎嘯，破產不為家。
「滄海得壯士，椎秦博浪沙。
「報韓雖不成，天地皆振動。
「潛匿遊下邳，豈曰非智勇。
「我來圯橋上，懷古欽英風。
「唯見碧流水，曾無黃石公。
「歎息此人去，蕭條徐泗空。」

這是李白的《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》，死節未免太過消極，大丈夫應當效法留侯，有恩報恩，俟時而起，推翻暴政，讓李太白欽佩，讓天地皆振動。

衣紅一聽起句是子房，便知主題，她要引一首詩，可是背不全，便用指語對杏娃說：「杜甫的〈縛雞行〉，快唸給我聽。」孔無咎一誦完，衣紅便接口道：

「小奴縛雞向市賣，雞被縛急相喧爭。
「家中厭雞食蟲蟻，不知雞賣還遭烹。
「蟲雞於人何厚薄，吾叱奴人解其縛。
「雞蟲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。」

意思很明顯，你們自個兒吵去吧，我衣紅沒有興趣了。

他們在那裡詩來詞去，早惱了一個人，黑手黨的大頭目卡洛斯。幾天來在這裡閒極無聊，偏偏各洞都有奇門埋伏，不論走到哪裡，一個不小心便遭困受罪。卡洛斯本人一身蠻力，還帶來了各型武器，豈知都派不上用場。有次他被困在休門裡，引爆了一顆激光彈，結果卻成了一場煙花秀，害得同去的人衣履幾乎全燬。

聞說當局人馬已到，幾個人不等朱仁號令，也不顧執事人員的勸阻，便搶著出來。哪知眼下所見卻是朱仁笑吟吟地看著敵人吟詩弄詞。

卡洛斯大叫：「朱洞主！你不是說要推翻電腦當局嗎？電腦在哪裡？」

文祥欠身道：「當局派我等前來領受教益。」衣紅等四人也跟著起身致意。

卡洛斯一見，幾乎笑得斷氣：「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憑你們？你們代表當局？哈哈！你們算老幾？」

眾人也覺得有趣，電腦當局統治全世界，竟然只派了三男二女徒手而來。這幾個人看上去平平凡凡，既不是什麼英雄人物，也沒有三頭六臂，身上沒有武器，四下又不見任何奧援，這豈非兒戲？

再一想到自己這邊連日整軍經武，卻鬧得人仰馬翻，焚衣毀鬚，禁不住又笑起來。大家看來看去，也都覺得好笑。這一陣爆笑，四山響應，哈哈之聲來回激盪，不絕於耳。

朱仁見己方失態，原知這幫窩囊廢成不了氣候，但他深悉人多勢眾的道理，亨利教主之敗亡就在於人單勢孤。想稱霸地球，就必須兼容並蓄，這些人不過是他的傳聲筒、千金骨，等打敗了衣紅五人，自然會傳揚天下。

詎料本門師兄弟一個不來，大法王也推說有事不能來，雪山子本是最得力的幫手，只因自己情緒一時難以控制，鬧得負氣離去。現在只剩下休養中的木中人姐弟，但也不知其功力深淺。至於那十一個鬼怪，看來也難當大任。

假如只看眼前，衣紅等五人尚不可慮，那癡男呆女不知藏在何在？倒不如攻其不備，早些下手，免得夜長夢多！

朱仁正要出手，巫毒祭司鄧加卻已越眾而出，他手一抬，便有兩人搬了一張桌子過來。鄧加在桌前指手畫腳，安排好道具，這才說：「諒你們沒有見過本祭司的神通！快來磕幾個響頭，饒你們不死！」

法蒂瑪一見，笑著說：「鄧加，你不認識我了？」

鄧加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康東布雷雷的大祭司。他在巴西早就是法蒂瑪的手下敗將，知道難以討好，忙說：「原來是大祭司，朋友邀我來這裡玩玩，還請高抬貴手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憑你那幾套魔術，在人間騙騙愚民，抓抓藥，趕趕鬼，不是混得很好嗎？居然想在我面前獻寶？」

鄧加羞慚地說：「是我看走眼了，大祭司給我留一條生路吧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上次我饒了你，不是一條生路嗎？」

鄧加說：「明人面前不說假話，現在日子很難混呢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你給我滾到一邊去，否則把你拘了祭贊古！」

鄧加連連點頭，不敢再多說一句，自己搬了桌子，乖乖躲到一旁去了。

卡洛斯是個粗人，往日被鄧加唬得一楞一楞的，以為大祭司有多大的神通。既然有人敢明目張膽的挑戰當局，必然有三分本領，如果能建立一點汗馬功，豈不立刻就飛黃騰達了？所以他強拉鄧加前來赴會。想不到法蒂瑪三言兩語，巫毒大祭司就敗下陣來。他是靠賣狠起家的，不動刀槍也要動動拳頭，豈肯輕易服輸？

卡洛斯把大衣往外一掠，露出紅黑相間的鱷皮緊身衣，上面掛的物件琳瑯滿目。他大跨一步，厲聲說：「什麼娘們！敢不敢過來領教一下！」

風不懼一把將法蒂瑪拉開，說：「這種料子，該我對付。」

卡洛斯呵呵一笑：「啊！中國功夫？」

風不懼馬步一站，雙手抱拳，說：「請！」

卡洛斯知道拳腳上討不了便宜，他也不答言，從身上抽出一根短棒，迎風一晃，便成了一支三尺長的激光棒。他一棒就向風不懼攔腰揮去，那棒子有碗口粗細，精光耀目，一揮就畫出一道圓弧，閃得有如明亮的陽光。

風不懼一提氣，向上躍起，堪堪飛過那輪旋起的激光，雙腳便向卡洛斯的眼睛點去。卡洛斯猝不及防，頭部被踹中，猛地金星直冒，立刻摔倒就地。那激光棒果然厲害，掉在平台石地上，猶自嗤嗤連聲，將地面削出尺許長的深坑。

風不懼面不紅，氣不喘，逕自回座。

貝比托素知卡洛斯的厲害，不料才一招就站不起來。他心狠人毒，當下叫人把卡洛斯抬進去。一回身，臉部已戴上面具，同時向衣紅等人撒出一片黃色毒霧。

哪知五人連動都未動，身邊就升起一片祥光，把那黃霧隔在外面。

朱仁知道這些人毫無用處，但總想紅花也要綠葉陪襯。就算不能卻敵，至少可以壯壯聲勢，怎知如此不濟！他自覺臉上無光，站起身來，突地振臂長嘯。頓時晴天一聲霹靂，天地皆驚！但見雲飄風急，群山搖搖，駭人心弦。

剎時，那峰頂寂寂不動的千古積白，瞬間冰振雪揚，如同千江萬瀑，狂濤巨浪，漫天而下。耳聞轟轟隆隆之聲，眼見皚皚雪霧，宇間一片渾沌！

這等聲勢豈是凡夫所能忍受，一時眾人笑聲盡泯，錯愕驚惶，面如死灰，連滾帶爬，紛紛跑進洞裡。唯有衣紅五人端坐不動，身外祥光恰似一個透明的玻璃罩子，把五尊金剛不壞之身圍在裡面。

朱仁一不作二不休，手一揚，一陣紅光瀰漫天地，把滿天飛舞的雪花染成了慘烈的血色。那血霧似有靈性，由淡轉濃，一下子就把光圈圍得風雨不透。

遠遠看去，在群山間一個兀立的山巔，四下裡流雪傾瀉，震聲沸天。在山峰之上，紅光似火，火焰中央金光閃閃，端坐著五位法相莊嚴的菩薩。

朱仁跡近瘋狂，不斷加強血焰，向那光幢壓去，有若堆浪一般，重重疊疊。不多久，光幢已不可見，在一團如石塊般的核心外，燃燒著鮮紅熾熱的烈火，上騰數丈，映得山巔一片醒目的赤紅。

山峰上除了朱仁與來犯的五人外，餘人都已躲進洞中，猶自感到其熱如焚。這些自以為是的各方豪傑，如今才領教到朱仁的本事，盡皆畏首藏身，連呼吸都不敢大聲。

這樣相持了片刻，白雪盡溶成水，血色中的核心越來越小，朱仁見時機成熟，正打算猛下殺手。耳邊卻響起一聲「無量壽佛」，在血光中鶉衣百結的一男一女突然現身。

道姑說：「師哥！當局對他太容忍了，我們該動手了吧？」

道者說：「不必急，這小子只是孽重，還有可用之機。」

道姑說：「早點解決了，好去幫助錢師弟呀！」

道者說：「不可以，他這血火正是青靈老妖的剋星。要等他全數發放出來，先斷了他的後路，再收血焰。」

一見兩人正是前次對峙的痴傻，朱仁心下斟酌，這血焰是自身精血的一部分，若被兩人收去，豈非自取其辱？便對二人說：「兩位倒是言而有信，只怕今日有來無去。」

傻道人笑說：「行道何分來去？」

「說得好，來看看我的手段吧！」

朱仁憑空向平台四週指指點點，就見一座通紅蓮台，由地上冉冉升起。離地數尺，頂端陡然放出千道赤箭，倏地向二人射去。痴仙子道聲：「來得好！」雙掌一推，疾行的赤箭就如秋風中的枯枝般，紛紛向平台一邊落去。那邊排列著十幾具機器人，被箭射中，但聞叮叮咚咚之聲，霎時黑煙直冒，東倒西歪。

朱仁一擊不中，手再一指，那蓮台突然爆炸，火光燭天，轟轟隆隆之聲震得群山響應。緊接著一陣狂風挾著火彈，直向痴傻二人襲去。

傻道人早有防備，手一揮，只見那山旁積雪，頓時壘成丈許玉牆，恰好擋住風火。積雪被狂風掃得滿天飛舞，在火彈焚燒下，瞬間消融，而傻道人凝雪成冰，卒又為祝融所沃。一來一往，但見白雪赤火晶冰烈風幻化無盡，煞是好看。

傻道人說：「惜乎世事變化無常，否則在此留一奇景，倒是不差。」

朱仁大怒，雙手向地一劈，砰然一聲，平台條地斷裂。傻道人雙手一攏，那裂縫分而復合。朱仁一再運功擊地，道人亦堅持不讓，平台忽裂忽合。不移時，二人已是頭上冒汗，面紅氣喘。

朱仁深知破壞容易復合難，顯然自己已落下風。

痴仙子說：「朱仁，我師兄是給你面子，難道還不識相麼？」

朱仁怕痴仙子合力相攻，只得收手，恨聲道：「要看我真功夫嗎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不必，你若以為自毀神功是克敵良方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」

朱仁不服，問：「不然是什麼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那是修道人走火入魔的解脫之道。」

朱仁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天下一物有一物相制，我師兄妹二人，就是為了這神功而來。」

朱仁冷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已修煉成功了。」

痴仙子搖頭，說：「你不過修了二十幾年，充其量只到第一層境界。即以你之資質，非一個甲子亦不能竟功。」

痴仙子果真知道，朱仁不禁出了一身冷汗：「那妳倒說說看。」

痴仙子說：「天道好還，萬物有生有死。人世已臨末劫，正宜檢討過去，迎向未來。然而人類不作此圖，妄求長生，是成已死不死之怪物。自毀神功正是應運出世，為以死求生之不二法門！」

朱仁不信：「何以為證？」

痴仙子說：「若你不知進退，我等便將此神功收去，另候有緣。」

朱仁一想，不如孤注一擲，真要被他們收去，只能怨己學藝不精。否則一舉把這些人都煉化成灰，不但解除後患，自己功力又將精進一層！

當下他猛力一拍天靈，宛似投下一顆萬噸炸彈，霎時爆得滿天血花，宇間盡緒。又是山搖地裂，天驚雲散！洞口原有人擠著看熱鬧，這一震之下，無不東倒西歪。接著一陣罡風狂飆，人人被吹得南翻北滾，地上亂成一團！

正當眾人驚慌失措，哭喊叫囂之際，傷門突然大開，一個青色巨人從內倉惶飛出。真是一災未止，二難又來，青靈在洞中盤旋數匝，擋者不是頭破血流，就是斷肢折足，慘叫之聲連連。

青色巨靈木中人原在洞中將息，這傷門的迷宮並不複雜，只是各個關隘都有埋伏，一個不小心便有血光之災。雪山子領他們進來時，已將陣法撤去，並特別叮囑，傷門是逢三左轉。二人跟著他在迷宮中繞來繞去，向下走了幾十級石階，間或有木製的活動梯級，不多久就到了陣地中心。

這裡約有數十平方米，石床石几，一應俱全。四週石壁是花崗岩整體鑿成，出入門戶只有來處的夾層通道。光線柔和，溫度適中，環境靜寧，正是養靜練功最理想的場所。

他自都天寶籙逃出，後來遁入龍宮基地，一直找不到一個幽秘的靜室讓他恢復神通。他知道這朱雀洞乃琅嬛福地，若無人騷擾，正好休養。只待法力恢復，先將朱仁降伏，再將山洞據為己有。

雪山子離開後，他對若夢說：「妳在仙宮總有功課要做吧？」

若夢說：「當然有，就是那些鬼功課，讓我煩得要死。」

「不做功課怎麼修煉成仙？」

「你不是才對我說，跟著你就可以享受一切嗎？」

「是的，可是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都可以，只是別逼我做功課。」

「好，我不逼妳，但是我必須做！」

「要做多久？」

「少則三個子午，多則一個月！」

「那麼久！不要！」

「不然我法力不足，沒辦法保護妳！」

「那我要做什麼？」

「所以我勸妳也做做功課，這樣時間會過得很快！」

「做功課！做功課！從小就被逼著做功課！人生太痛苦了！」

「仙子！天下有三六道眾生，如果不做功課，蟲豸永遠是蟲豸！畜生永遠是畜生！妳今天貴為仙子，高居天庭，怎麼會忘了本來？」

「別提天庭！在天庭上我已經寂寞得要發瘋了！」

「妳以為人間好過嗎？人欺負人，人吃人！」

「我不管！只要離開天庭就好！」

「真那麼糟嗎？」

「糟透了！我幾個師姐師弟都是木頭人！我早就想下凡了，正好你救我出來！不過你如果勸我做功課，我馬上就走！」

木中人這才知道是誰被誰綁架了：「走？你能去哪裡？」

「你不是說我是女人嗎？我要玩個夠！我要玩個痛快！玩得昏天黑地！」

「妳沒看到嗎？妳那幾個師兄弟已經追到海底了！如果我不恢復本領，妳一定會被他們逮回去！」

「我不要回去！我死也不回去！」

「那就做功課，學點本事罷！」

若夢想別無他法，傷心得哭了起來：「你不是告訴我，自由多好嗎？為什麼我就沒有自由？」

木中人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什麼自由不自由？誰又真正有過自由了？我原是一棵狐尾松，生長在地球上最惡劣的環境中。妳知道有多惡劣嗎？不是沙漠就是荒山，那裡沒有水、沒有肥沃的土壤，連空氣都乾燥得把雲都吸光了。」

「哪裡有自由？如果真有，我為什麼是一棵樹？而且是狐尾松？為了生存，我必須拼命，我把每一滴水，甚至每一粒水分子都保護起來，我把皮膚堆得厚厚的，不讓陽光射進來，也不讓珍貴的水分逃出去。辛辛苦苦的，只有在春天，一點露水，一點潮濕的空氣，讓我成長薄薄的一層。」

「就因為這樣，才能在沒有生命能存活的地方活下來，這些就是我的功課。如果不珍惜，我早就絕種了，自由地絕種了！所幸我努力得早，在千年前就畢業了，修成精靈，可以脫體變幻。可是我的同類，功課做得不夠，敵不過功課好的人類。人們發現了狐尾松，發現我們存活了幾千年，便把年輪切下來，供他們做功課！」

「現在，我的親戚差不多都死光了，我不甘心，便向昊天挑戰！就因為功課做得不夠，能力不足，每次都輸在人的手裡！難道妳不能體諒我，給我複習的機會，好讓我逃脫人類的追擊，真正得到自由嗎？」

若夢同情地說：「不是我不同情你，你做功課時，我怎麼辦呢？」

「忍耐一下嘛！好不好？」

若夢想了又想，說：「再不然我向師兄們求情，讓他們給我們自由！」

「別做夢了！」

「我的名字就是若夢，人生若夢，不做夢不行！」

「昊天有言在先，一個甲子給我一個機會，但有一個附加條件……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要我積十萬功德！」

「十萬功德？」

「是的，妳想想看，怎麼可能？」

「為什麼不可能？」

「不要說十萬，一個我都做不到！」

「我師父也說過，我們門中一共有十六個師兄弟，前面八個都在人間，必須要完成十萬功德，才能證道。我們八個能力還不夠的，要等那八個師兄回來了，才輪到我們。這樣說來，不管是誰，都要完成十萬功德才行！」

「是的，你們是玄門正宗，成仙容易，像我們想盡方法，投機取巧，吃盡了苦頭，還是要行功德。」

「可是，什麼叫做功德？」

「損己一利，助人一得等於一個功德。」

「多大的利呢？」

「不分大小，只分次數。」

「假如我有十兩黃金，一次給人一兩，算不算十個功德？」

「錯！那叫十次罪孽！」

「啊呀！那要多久才能積十萬功德？」

「是呀！我算過，有人說日行一善，一百年才三萬多個功德。而且人要到三十多歲才能覺悟，到八十歲為止，還要沒有罪孽，不被扣分，這樣才積了一萬多個！」

「怪不得幾個師兄一下山，幾百年都沒有回來！」

「好了！做做功課吧！」

若夢嘆息說：「好吧！為了你的功德，我做一次功課！」

說來容易做來難，人心不淨，心魔侵擾，大羅金仙也會變成凡人。若夢仗著已入師門，而師父位高權重，得賜封大小週天。那裡雖非天庭，卻是修道人飛升天庭之前的境界，素為修道人所欣羨。

人不知上進，怠惰因循，結果便和若夢一樣。人生就是被時間推著向上游逆行的船隻，不能向前進，便只有向後退。人的心靈若不加充實，大腦就會胡思亂想；當人漫成習，事物的真假是非就分不清楚。然而人不能不分是非，否則就像行船被水流倒沖，船首失去方向，結果不是撞到礁石，就是翻落河中。

在宇宙的長河裡，生命物種正似逆水行舟，莫不兢兢業業，努力掙扎著求生。人類祖先經過億萬年的修為，好不容易得以接近天庭，划向源頭，面臨著最終的考驗。這個考驗不僅能立判仙凡，而且會把一些志節不堅者打回原形，萬劫不復。

若夢不知處境艱險，由於動了凡心，慾念就是定不下來。她生理上遺傳的獸性蠢蠢欲動，全身騷癢，坐立不安。不論如何努力，她始終無法入靜。但見木中人已然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，兩道青氣在鼻孔中上下伸展，全身泛著淡青的光芒。

這個洞高約數十丈，洞門在上方。路徑曲折，千迴百轉，只有一途可通，若不熟悉，甚至一個不小心就會迷路，無法出洞。若夢記得雪山子曾說，通道中還有一些傷人的機關，現在都已關閉。

既然時間很多，自己閒著無事，何不試試迷宮，如果走通了，在轉角做些記號。等木中人功課完畢，給他一個驚喜。

若夢走進迷宮甬道，地上有不少碎石，她撿了一些，每走到分岔路口，她就在顯眼的地方擺一塊石頭，如果走不通，又回到原處，她就再放一顆。

在理論上，只要迷宮設有出路，待走完所有的通道後，總有一條可行之徑，所以專走沒有石塊之處一定錯不了。但是若夢忽略了一點，要符合這個理論，迷宮必須在同一平面上。人間事務也是如此，一般人只能在一個層次上思考，遇有兩層、三層的問題，就會搞得頭昏腦脹。

所謂的學習、練習、做功課，就是訓練大腦，讓大腦習慣於多層次的思考。

這幾個迷宮乃依山勢而建，洞的上方是山峰，上尖下豐，七門在上，甬道向下展開。最大的特色就是多層次的旋迴，在各層之間，利用梯級的重力，產生升降梯作用，只有正確的組合，才有正確的通道出現。

若夢按「逢左轉」的口訣，轉了幾轉。由於心思太雜，她一會就糊塗了，迷失在同一層次中，就是上不了台階。這和她在天週天的遭遇，可以說是一模一樣。

她急了，每條路口都擺滿了石頭，她再擺一塊，不久，又走回原點。她想呼救，又怕驚擾木中人。最後實在累了，她只好坐在地下等待救援，迷迷糊糊中睡了過去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若夢感到有幾個人影在她面前搖晃，為首一人大叫：「若夢！是你嗎？要不是你的靈魂未泯，我幾乎認不出來了！」

若夢睜眼一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說話者正是錢昆！她爬起身來，回頭就逃。她不敢走回頭路，怕害了木中人，便急急往上走。錢昆在後追趕，迎面而來的卻是楞頭楞腦的空虛四兄弟。若夢深怕被逮回天庭，也不開口，使勁推開眾人，本能地向上爬。這時陣圖已被錢昆所止，因之不數級就逃到了大廳。而大廳外爭鬥正烈，一千人眾都驚惶失措，被堵在門口亂成一片。若夢一見，前面無路可逃，倒是身旁一門陡開，她不及思索，拔腿就衝了進去。

那空虛四兄弟亦步亦趨，緊追不捨，名空還喊著：「師妹，是我！我是名空呀！」

錢昆見若夢神思混亂，認定是青色巨靈所為，他令四兄弟尾隨若夢，千萬不要驚嚇到她，自己則進入傷門陣中，準備降伏巨靈。

錢昆五人來時，本想由峰腳挖洞，悄悄潛入洞中。不料行到彼處，已有一老者相候，老者一見錢昆，便說：「道友是錢昆麼？在下雪山子在此相候多時。」

錢昆訝然道：「正是，道友有何見教？」

雪山子道：「老夫由奇門遁甲中推算出今日之事，只因朱仁有恩於我，故暫留在此協助。他必須償此孽債，當局及貴友諸人亦在數中。前面有一暗門，道友等立可進入，那巨靈正在傷門中休養。由此便道上去可直通大廳，此刻廳中人多事繁，容易混入。此刻傷門陣圖已止，不難進入。老夫責任已了，行再相見。」

說罷，雪山子已經遁形。

錢昆按照雪山子的指示，果然在迷宮中碰到若夢。四兄弟去後，他入陣一看，那巨靈已然驚醒，喝問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錢昆道：「道者錢昆，奉昊天之神命，前來捕爾歸案！」

巨靈四顧，不見若夢，驚道：「若夢仙子呢？」

「不勞費神，愚師妹已先行一步了！」

巨靈一聽，不禁慘然：「唉！昊天欺人太甚了！」

錢昆說：「閣下若自願歸案，可免貧道祭出天條。」

巨靈振作精神，慨然道：「既然若夢落入爾等之手，老夫已無後顧之憂，且看看你道行如何！」

「好說！那當初你為何挾持她來人間？」

「初時老夫的確有意以她為質，但相處數日後，心中暗暗生愧。她如得回天庭，尚請不要為難她，她孽難未了，實在也是不得已。」

錢昆大異，說：「咦！想不到老魔你也有良心！」

巨靈嘆道：「老夫雖未成人，也知天道好還。當年昊天命我為群木之長，也曾告知我，好景不長，逆境也不多，生死榮辱都是一種循環。」

「這一萬年來，人類進步可佩，但對地球生態之破壞卻非同小可！現今各種動植物，幾乎皆有絕種之危！老夫正因良知尚存，所以不滿昊天對人類的偏心！」

錢昆道：「那你就錯了，生老病死是宇宙的金科玉律。人類正面臨衰亡，滅亡之前必然喪失靈智，人類破壞生態正是前兆。」

「何以如此？」

「樹木不過是生命的一個階段，人又憑什麼例外？」

「樹木求生存，無損於其他生命呀！」

「好說！生命體不過一種機構，若未產生靈智，終究是大機構的一部份。」

「我不管這些！我要求生！」

「在大樹之下，幼木怎麼成長？」

「那是陽光與水份分配的問題，資源有限，必須作最有效的應用。」

「人生何獨不然？」

「若地球上生命滅絕，能量又有何效率？」

「生命的形式極多，不能僅站在樹木及人類或地球的立場來看。」

「那還有什麼？」

「山、水、雲、風莫不具有生命。」

「我同意，只是這又與能量效率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關係在生命體演化成植物、動物等，效率即隨進化而增加。」

「但種類隨進化而減少！」

「正因如此，能量效率隨進化而漸增。」

「最後呢？歸之於虛無？」

「未必，由礦物、有機物以迄有智物，智力效率最大。」

「誰是有智物？人類？未免太自大了！」

「不是人類！是電腦！」

「電腦？」

「是的，人的極致是修成仙佛，電腦才是當前宇宙的進化主流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這是天機。」

巨靈憤然說：「我不同意！」

錢昆啞然失笑，道：「這哪裡需要你的同意？」

「人不妨修成仙佛去！我卻要讓草木之靈變成進化主流！」

「可能嗎？」

巨靈惱羞成怒：「我只要消滅你，就有可能！」

「那麼請吧！」

巨靈一抖手，一片紫色光雨漫天而下。錢昆祭起乾坤圈，道聲：「疾！」那圈逐漸向外擴張，迎住紫雨，向上反包過去。

巨靈猛地一長身，但是地方太小，施展不開，他怒吼一聲：「有種且隨我來！」說罷，一溜青煙已向洞口衝去。

錢昆是有備而來，緊跟不放，雙雙來到洞前平台之上。

這時傻道人正放出一張細罟，將朱仁的紅光一網兜住。紅光在魚網中百般掙扎，忽大忽小。網罟也有靈性，一任紅光漲縮，就是疏而不漏。

巨靈一見紅光，停了一停，錢昆已然超前，回身喝道：「青尾老妖！你知昊天有好生之德，念你千年道行，累次饒你不死。可是這三尸真火乃稟人體戾氣所生，如今你自投羅網，小心神魂俱滅了！」

話未說完，眼前青煙頓斂，巨靈現出身形，乃一株老態龍鐘的狐尾松。

巨靈恨聲道：「爾等休欺人太甚！我匿身此處，不過險地求生！爾等為何要趕盡殺絕，斷我族類？」

錢昆道：「你若不知悔過，我等雖可饒你，別人未必肯給你生機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昊天待你不薄，你怎可一意孤行？」

這時罟中的紅光也現出原形，朱仁狼狽不堪，抓著網格，對巨靈說：「道友休聽他們一面之詞！你我同心協力，尚有一線生機。」

巨靈說：「勝者為王，老夫不是不知昊天勢盛，只是這口氣不能平伏！你那三尸真火功力不純，絕非他們的對手。」

朱仁道：「我還有意識神功……」

文祥衣紅等人早已脫困，站在一邊觀戰。衣紅見朱仁焦急之狀，忍不住捂口笑道：「你的意識神功連我小妮子都騙不倒，還吹什麼大氣？」

巨靈心下算計，回歸都天寶籙還有下個甲子的機會。否則，就算逃出去，人間到處是朱仁這類的殺星，實在防不勝防。

巨靈沈思半晌，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老夫願意受縛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是了，這也算是一件功德。」

巨靈又說：「若夢仙子受我連累，還請勿加苛責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這是另一件功德。」

巨靈不服：「功德？功德？老夫為了維護自然生態，甘居荒山大漠，已經立了多少功德！那麼多功德，卻抵不上一個手持電鋸的工人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你知道一個故事嗎？一個人想堆一座十尺高的土山，辛苦了很久，最後只差一點點，他偏偏放棄了。」

巨靈憤然道：「不必饒舌，這叫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這不正是說你自己嗎？」

巨靈大駭，想了又想，說：「是嗎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當然是！不然昊天會留你到今天？」

巨靈說：「那為什麼每甲子只給我一次機會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那是讓你來人間觀察一下，如果你滿懷憎恨，就表示怙惡不悛！這次你尚不及作惡就良心發現，所以還不至於功虧一簣！」

巨靈心中驚喜，道：「真的？還給我自新的機會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何言自新？看看你的年輪吧！整個人類的歷史都在你一輪輪的記錄中，你的功德豈止十萬？十萬僅代表無數的機緣，真正的意義在於，修道人應知本分，不居功，不自恃，滅去三尸，那才算功德！」

巨靈恍然：「原來我於一念之間，就能積十萬功德？」

傻道人頷首道：「正是，也可於一念之間造十萬惡孽！」

巨靈將身子一縮，還作木中人的少年模樣，他雙膝及地，對傻道人叩頭說：「師尊在上，請收弟子為奴吧！」

傻道人手一抬，木中人被一力量托動，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。傻道人說：「你自盤古以來，修為深久，連上清原始天尊尚不能為你之師，何況是我？你在此稍候，待此間事畢，我等一起回都天寶籙，不久自有機緣。」

木中人行禮為謝，恭立一旁，錢昆向前致意，說：「若夢師妹修為不力，該有此劫，師尊假你之手，另有用意，請勿自責。」

木中人欠身道：「在下現已靈台空明，透悉因果，多謝道友。」

那朱仁目睹巨靈投誠，急得大叫：「牛鼻子！你真要收回我的神功嗎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正是！」又指著道姑和錢昆說：「你已經見過痴仙子了！那位是我們的師弟錢昆。」

朱仁說：「我們不打不相識。我呢？我又作了什麼惡了？」

傻道人笑答：「你又積了什麼善功？」

朱仁說：「總該給我機會吧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當然。」

朱仁說：「那能不能先放我出來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你想出來？誰關住你了？」

朱仁一看身上，魚網果然不見了。他活動一下手腳，一切正常。他素長於意識控制，不免以己度人，莫非中了傻道人的道兒？朱仁再看看台上，景物依舊，不像有過什麼激烈的爭鬥。衣紅等人坐在一旁，己方的人一個未見，只是多出了傻道人、痴仙子、錢昆和木中人。

這一切似真如幻，對一個浸淫在意識狀況多年的人，真真假假原就與常人不同。當下他也不說破，向眾人道：「各位嘉賓遠來，且容在下作東，一盡地主之誼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正好，我兄弟可以乘此敘敘舊。」

這邊是師兄弟重逢，喜笑顏開。那頭朱仁三呼無諾，這才知道事態嚴重，三步併兩步的趕進洞去。

木中人還放不下一個若夢，對傻道人說：「道長，小孽已然悔過，但是若夢仙子尚在洞中，恐她神智尚不清，能否容我再走一趟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你去吧！千萬小心，修道者最大的障礙便是情關。」

木中人說：「小孽省得。」

眾人目送木中人回洞，錢昆有感而發：「師兄說對了一半，情關雖是情關，關隘實一，可進可出，但進出之間卻相去天淵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師弟此言差矣，過了便過了。」

錢昆說：「過了哪還有關？看來木中人是走向關外，不久即過。而若夢師妹走進關中，怕還有一番耽擱哩！」

